

从观看者到参与者

孙国钊

在来到英国留学前，我就已经在国内观看了数十部 National Theatre Live 的录像，这些戏剧作品也构建了我对于国外戏剧的初步印象：庞大的舞台、精美的设计还有史诗般的文本。而我深知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身份，很难在英国呈现到这样的“大作品”，再加上自己本身的语言问题以及文化差异，导致我对于爱丁堡艺术节的规划就最初只是想作为旁观者去增长见闻，了解不同的艺术，不同的戏剧。当时的我也未曾预料到，这次的旅途完全重塑了我对戏剧的理解。



担忧

野心

肤浅

匮乏

差异

差异



可是来到爱丁堡之后，一切的所见所感都打破了我匮乏的认知。大街小巷除了垃圾之外，还到处充斥着鲜活的生命力，杂技、乐队演奏、喜剧演出，还有为自己团队演出想尽方法宣传的幕后团队，甚至孤身一人从千里之外赶来爱丁堡身兼数职的勇士也不在少数。这些表演群体不只是限于大学生、儿童、专业团队，许多工作在其他领域的成年人，甚至退休的老人也装扮成英国女王的模样在街头派发自己的传单。这使我突然回想起来爱丁堡的前一晚，我在某社交平台上翻阅到一名国内戏剧研究生发的帖子：究竟要多久，戏剧才能在全国普及呢？

在英国留学的这段时间，我接触过许多外国人，我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其实与我们并没有太多差异，这也让我产生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戏剧文化如此普及的。我认为，我在爱丁堡找到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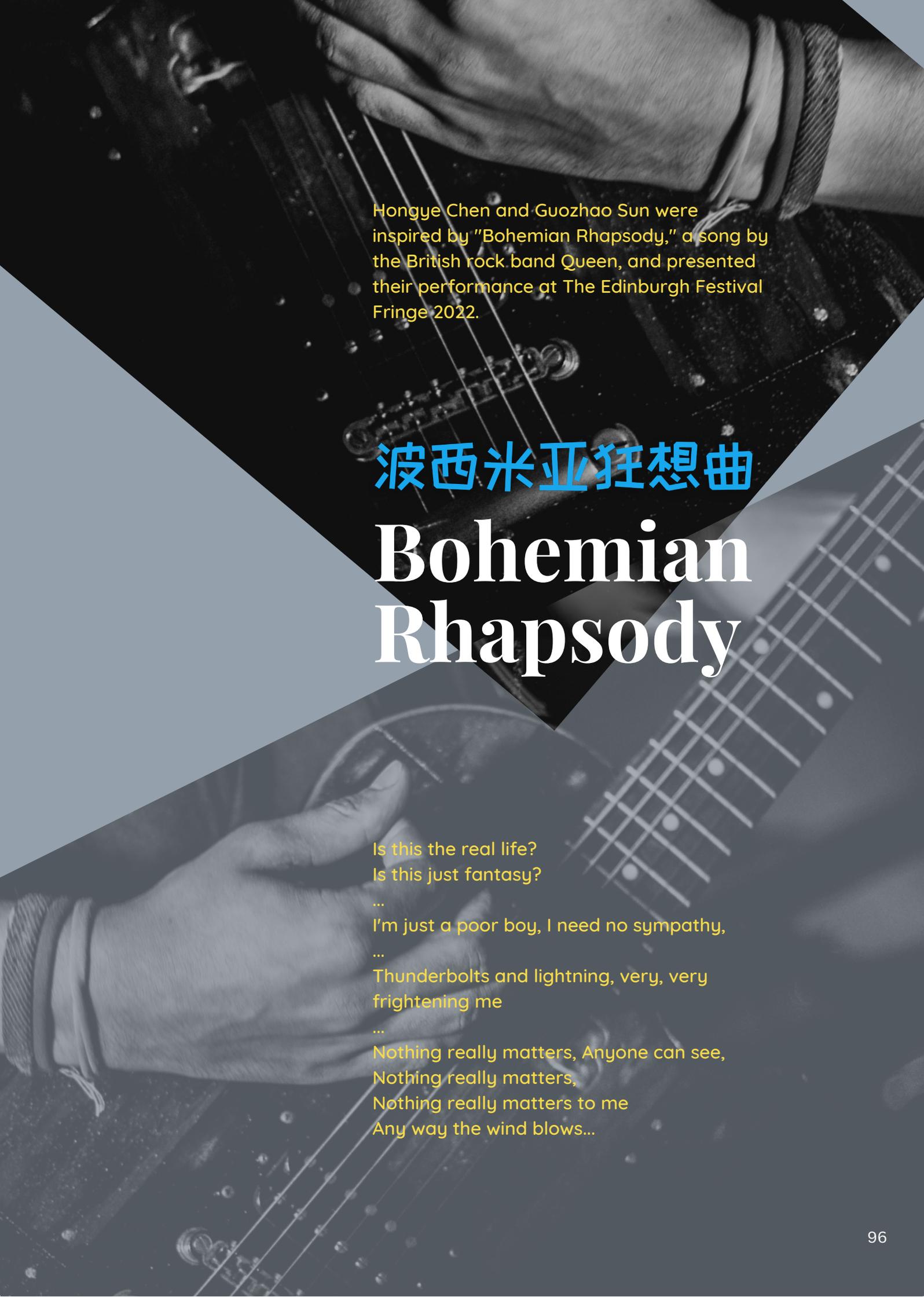
现实

我相信在国内不止一个人和我一样，认为戏剧就是要将完美呈现给观众。可是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获得艺术培养的机会，他们在成年之后大多都奔波于生计，没有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去消化新的东西。当这样的“完美”树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感觉到一种隔阂，让他们望而生畏。因为当我们在考虑“普及”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的让更多的人观看戏剧接受戏剧，但爱丁堡呈现给我的感受完全不同。

“所有人都能有观看的地方，所有人都能有表演的地方”这是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宗旨。在爱丁堡的这段日子，我看过国际戏剧节的作品，我进过边缘艺术节的黑匣子剧场，我也见识过各种各样在街头表演的艺术家，我发现在艺术节中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份设置为观看者，而是让自己的声音参与其中，不局限于任何场地，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甚至不局限于任何语言。虽然有很多旅客也会吐槽自己的踩雷，吐槽艺术节上的作品质量层次不齐，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元素。

对于观众而言，这确实是一个糟糕的体验，但是从戏剧的角度，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人群加入到戏剧创作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较为粗糙的作品，不过这样也会为非主流的戏剧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如同鲑鱼效应一般，而且这些如今的非专业者随着时间的磨砺，他们的创作潜力也是无法估量的，这样的循环才会使戏剧的土壤有机地生长。

我认为这才是边缘艺术节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国外戏剧普及度高的主要原因。戏剧的普及不能只是单纯的想让更多人观看作品，与作品共鸣，从而让他们爱上这门艺术，而是要考虑戏剧能够为他们做什么，让他们也能够参与其中。虽然不否认有一些第一次观看戏剧就深陷其中的观众，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将精力与金钱投入未知的事物中，而让他们成为参与者，真正融入戏剧，这才算得上有循环性的普及。■



Hongye Chen and Guozhao Sun were inspired by "Bohemian Rhapsody," a song by the British rock band Queen, and presented their performance at The 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2022.

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

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

Thunderbolts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

Nothing really matters, Anyone can see,
Nothing really matters,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o me
Any way the wind blows...